

## 一声老腔震山川

□霍竹山

大幕拉开时，一群关中老农或站或坐，甚至有些零乱地散在舞台上。只是手中的农具变成了月琴、板胡、战鼓、大锣，不，还有板凳、梆子、惊木、烟袋。他们头顶手帕，穿着对襟和大襟的中装上衣、老土布裤子，好像刚从田里劳作回来没来得及换，身上还沾着新鲜的泥土，带着野花的清香。

在一声震天的响声里，舞台上突然刮起了一股旋风。一时里月琴、板胡、战鼓、大锣、干鼓、钟铃、梆子、惊木齐鸣，像要把天震塌下来似的。台下观众，心一下就提到了嗓子眼儿。这哪是音乐啊，这分明是暴雨，一声惊雷里的漫天暴雨。“华州老腔一声喊，喊得那巨灵劈华山。”这哪里是唱啊，仿佛洪水决堤从九天呼啸着冲下！脑子里突然一片空白了，眼前是洪荒的景象，以至于后边唱什么，我都没听清楚，其实也没办法去听了！心在翻腾，黄河倒流到天上了，太阳掉落下西山了……

八百里秦川，小时候我无数次地听父亲说起过。好像那关中就是小麦的故乡，面条裤带一样宽，馍馍枕头似的大，说尽了人们生活的富裕。这跟我的家乡陕北的贫穷，形成了鲜明的对照。但说实话，那些年我心里是瞧不起关中的，就那喊破天的秦腔，听多了耳里会起老茧！哪像陕北信天游，窑洞里那一声“鸡蛋壳壳点灯半炕炕明，烧酒盅盅量米不嫌哥哥穷”，抒情得让人听了想流泪，想回家看看。悠扬的信天游，萦绕在山山峁峁上，也萦绕在我的梦里。没想到，我后来竟兼任了一个秦腔团的团长。逃不掉，干脆走进秦腔，这才知自己大错特错了，“家乡的月圆人也圆，他乡的太阳短半截”，我犯了先入为主的错误。

一板凳尘烟弥漫，一嗓子通

## 生之妙

□王飙

死之果，人所共有，但生之妙则各个不同；有人灵珠在握，转丸乾坤；有人荆玉在怀，独步天下；诗不同韵，各显其美曼；曲不同调，各赋其精神。

西汉时期，有性格迥异却相处还不错的两个人，一个叫陈遵，一个叫张竦。陈遵才气过人，不拘一格，嗜酒贪杯，家常满客；而张竦则博学文雅，处世严谨，为官清廉，洁身自好。两人虽个性不一，但都官至太守，爵至封侯。

恰好有一段时间，两人都因故被贬，赋闲在家。两人相居不远，却一个家中高朋满座，一个庭院门口罗雀。陈遵天天喝得昏天黑地，好不快哉；张竦只偶尔与前来拜访的人谈论经学道德，亦过得怡然自得。然而，每次两人见面的时候，陈遵都高诵杨雄的小赋《酒箴》，以揶揄张竦。赋中把从井中打水的陶罐称作瓶，把盛酒的皮囊称作鸱夷。

陈遵特喜欢这篇《酒箴》，只要

天入地。喊破天的秦腔，喊出了关中人劳动之余的激情，也喊出了关中人的一种气概。鼓乐声里，当我闭着眼睛细细地品味秦腔时，耳中分明是刀剑的撞击声啊！我想，这一定是人们安逸日子里不可或缺的一种昂扬斗志。马蹄的哒哒声，也许来自血液，仅凭此，便让那些入侵者害怕三分。至于秦腔与老腔的关联，除了源于西府和东府两个不同的地域，以及秦腔属于舞台大戏，而老腔是说唱艺术之外，渊源上我以为是相同的。马嘶萧萧，激昂澎湃，在“撑天破”“鬼神惊”、酣畅淋漓的啸叫声里，我们可以听出秦人不屈、拼搏、奋斗的精神。

“他大舅他二舅都是他舅，高桌子低板凳都是木头。”这土得掉渣的老腔，不用舞台，田间地头就是舞台；不用背景，天地就是背景；不用铺垫，金戈铁马就是铺垫。那一阵阵苍凉高亢之气里，犹如千军万马在沙场冲撞、角逐、冲杀或撕咬，容不得谁去躲避。这是陕北说书《刮大风》的震撼：“磨扇在地上翻烧饼，碾轱辘空中要流星。”顿时，感觉置身秋风落叶的萧瑟中了，一身湿热的汗水，早无影无踪！

“风儿吹，月亮转，东边转到西那边。麦青了，又黄了，人醒了，又睡了，鸟儿背着太阳打转了……”朝代更迭，风云变幻，没有人能够改变逝去的历史。永远不变的是这一轴关中乡村的画卷，热爱生活、守护和平是人们的美好心愿，也是一种朴实的家国情怀。

台上紧锣密鼓的敲击、声如洪钟的长啸戛然而止，可耳边还嗡嗡作响。戏散了，我跑到舞台上，拿着惊木在板凳上砸，却没了那种粗糙如霹雳的声音，那种撕心裂肺的声音，那种天籁般明净的声音。我知道，我做作了。

## 大家V微语

## 心灵之业

□张炜

●我们如果打开一个小说家的多卷文集，特别是全集，会发现这长达千万言中，真正属于小说这种体裁的往往不足一半。

●人到了一定年纪可能不再热衷于阅读虚构故事，除非是极其绝妙的虚构文字，对于一个写作者大概也是同理。

●作家与一般的专业人士不同，这种心灵之业要服从生命的冲动。

●编织一般意义上的奇巧故事，这是他们年轻时候更愿意做的事情。

●当然，如果遇到更复杂的意蕴需要表达，如果除了虚构而不能为的时候，他还会搬动“小说”这种体裁。诸种文字之中，有话直说、朴实记述，常常是格外有力的。

## 文史杂谈

## 赵抃的救灾智慧

□佚名

熙宁八年（1075年），吴越连遭旱灾、蝗灾，继而爆发瘟疫。越州（今浙江绍兴）灾情尤为严重，震惊全国。如果任由灾民到处乱跑，很可能会引发更大的瘟疫。这个时候最好的做法就是把灾民聚集在一起，隔离控制起来，防止疫情扩散。可是，储粮早就见底，根本无法救济灾民，当地官员束手无策。赵抃临危受命，赶赴越州救灾。

救灾之初，赵抃就命令各地官员统计数据，灾民有多少人，分布在哪里，需要多少粮食供应，做到心中有数。然后，组织募粮募钱救灾和开展生产自救，以工赈灾。以往，灾区官员都会抑制粮价上涨，但是赵抃却反其道而行之。他命人贴出公告，宣布政府不抑米价，有多余粮食之人尽管“增价粜之”。各地米商见有利可图，纷纷运米前往越州，一时间越州境内竟然米积成山。经过短期的暴涨后，米价猛然暴跌，甚至比灾前更低。

然而，官府在分发救灾粮的时

候却遇到了难题，由于灾民太多，现场出现拥堵、哄抢现象。另外，赵抃深入民间调查发现，由于女性地位很低，被饿死的女灾民特别多，于是他制订了一个很巧妙的领粮规则——男女分开领粮，一天男性，一天女性。一下子，就让拥者减半，女性地位也大幅提高。但这样一来，有些家庭要隔日才能拿到足够的粮食。赵抃又做了一个人性的补丁：男女隔日分领粮食，但每次可以领到两天的粮食。此举又进一步减少了同一时间段内领粮的人数。

在各方面都能接受的平衡中，越州平稳地度过了那一次荒年，没有爆发更大的瘟疫。赵抃巧用市场规律救灾赈荒，使“生者得食，病者得药，死者得葬”，把灾荒影响降到最低程度。后来，各地官员都关注学习这次救灾经验。江西知州曾巩还撰写了一篇《越州赵公救灾记》，这篇文章就像一本救灾的工作手册，成为地方官员再遇到灾害时，能够效仿的守则。

## 芝畔烧肉

□刘学刚

我的老家在山东安丘芝畔，此地素有“三河五岸”之称，盛产五谷，特宜养猪。佳种为长白猪，纯粮食喂养，皮薄，瘦肉多，肉质鲜嫩细腻，富含脂肪、蛋白质、碳水化合物等多种营养物质。

老家的名菜叫芝畔烧肉，选料考究，为猪头、猪肠、猪肚、猪蹄、猪心、肝肺、口舌等，均为鲜货。经过细致繁复的脱毛、清洗，便进入煮肉的程序。

出场的是老汤锅，其汤汁为多年炖煮猪肉所得之原汤，其色乳白，其味鲜香。这原汤是有历史的，它是美味生活的延续，佐料则把这种美味推向纵深和宽广。一挂猪下货下了锅，要放一个料包，汇集了豆蔻、砂仁、肉桂、八角、茴香等三十六味中草药，包裹着御膳之秘，为煮肉点睛之笔。为使汤料之味深入肉里，放上铁算之后，须压上石块，然后，中火慢煮两小时，以筷子戳刺，戳透则肉熟，捞出。煮肉的火候靠的是经验，名厨都有“闻香识肉”的本领。一煮猪头肉，香味就一轱辘一轱辘地往街上跑，若是有一大团香气如大风鼓涌而至，那就是肉熟出锅了。十几家同煮，整个芝畔村的空气都是香的，过往的人做一个深呼吸，嘿，鼻孔也喷出香气来，肚里却像有一条小鱼，发出叽叽的声音，叫人一时挪不动脚步。

猪腮、猪肝、猪肚、猪耳、猪肠、猪舌，或切条，或切片，条是条，片是片，各自装盘，叫“全猪宴”。古人以三牲五鼎形容食之丰美，今一味烧肉以五鼎盛之，菜品之丰盛不亚于满汉全席。小时候，家中来客，上的第一个菜通常是芝畔烧肉，省事，上街割二斤，刀切装盘，满满一



大盘还冒尖儿呢。烧肉是硬菜，是大菜，唯有它，能压住这一顿饭的阵脚。那时候，冷烧肉热烧酒是大人们的最爱，现在想想，大口吃肉大口喝酒，亦是我们理想的饮食场景，那种畅快淋漓，那般热情坦诚，沉浸其中的人们达到了自在快意的最大值。

我在乡下教书的时候，去县城找同学说话，所带特产是母亲摊的煎饼和故乡的芝畔烧肉。吃饭的时候，我请他们夹一筷子肥肉尝尝，之后是我的洋洋自得——这就是芝畔烧肉，能化肥为瘦，吃出嫩藕的味道来。我刚去县城教书的时候，只身一人，食无定所，同事热情，隔三岔五地请我撮一顿，无以为报，待稍稍安顿，我就从老家带回十多斤芝畔烧肉，请他们吃了一顿烧肉宴。卖家为刘氏烧肉传人，他给了我许多肉冻。天哪，那可是原汤冷冻之后的极品，一同事端起盘子，哧溜溜地吃了个精光。

我打小爱吃烧肉，几天不吃，眼珠子就有些转悠不动，究其原因，是太想吃肉了，有些发痴呆。母亲心疼我，切烧肉上盘之前，先塞一块给我吃，嘴里说着，给，往下给你打打馋虫子。那样的烧肉，一块就能让我鼓起腮帮子，舌床上蔓延不尽的是鲜甜和醇香，如今只有一种无穷的回味与怀想。

## 版权所有 违者必究

总值班:孙泽峰  
一版编辑:赫巍利  
一版美编:颜威  
图编:王泰舒

零售  
专供  
专供

